

東歐變革後的古巴政局：衝擊與回應

劉天均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對古巴共黨政權而言，近幾年來，世局中的每一變動都是一項挑戰。如美蘇關係的緩和、冷戰時代的結束、區域衝突的解決、拉美地區的民主化和經濟整合，以及尼加拉瓜桑定政權的落幕等，都對古巴產生某種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均不若東歐共黨集團的巨變為它所帶來的衝擊與傷害之既深且劇。

故當蘇聯領袖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九年四月訪古時，卡斯楚深恐蘇聯的「開放」與「重建」之風會隨著戈氏的脚步吹進這個加勒比海中的島國，將島上一千多萬被社會主義催眠的古巴人民吹醒過來，紛紛要求效法蘇聯老大哥的政經改革。因此，當時一位阿根廷的記者曾以調侃的口吻報導說：在戈巴契夫的影子出現於哈瓦那的廣場時，卡斯楚及其助手們均感寢食難安。

① 此後不久，中國大陸便在當年六月爆發了「天安門事件」，緊接着在八、九月間，東歐諸共產國家乃先後地發生了史無前例的革命性變革：或宣佈放棄共黨一黨專政，或拱手讓出政權，或主動易幟更名，或以倒戈方式將其統治者送上斷頭台，繼之將彼等四十年來所膜拜的圖騰——鐮刀斧頭和所信奉的教條——馬列主義，一併予以揚棄。當這些社會主義先進國紛紛變色，一一地從體制和政策上轉向民主與自由，以及從意識形態上徹底地擺脫了史達林主義的羈絆時，卡斯楚及其所領導的古共政權則頓時備感迷惘、困惑、挫折和失據，對國際共運喪失了信心，對國家前途迷失了方向（縱然在口頭上仍堅持「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而淪落為國際共黨在西半球的孤兒。

東歐集團的劇變，雖然未在古巴引發眾所預期的「骨牌效應」，但此一巨變對卡斯楚政權在意識形態、政經政策，乃至

註① Ilya Prizel, "Castro's Quarrel With Moscow," *S&S Review*, Summer - Fall 1989, pp. 151 ~ 163.

國防安全等所造成的影響與衝擊，正在考驗著卡斯楚的領導才具和古巴政權的應變能力，以及嚴酷地考驗著已存在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制度。所以，卡斯楚目前正在籌謀對策，以緩和國內外日增之各種壓力，期望將此一「蘇東波效應」減至最低，以利政局之穩定。

今試就意識形態、政府決策、危機意識、應變能力與方式等各個角度，對古巴政權在東歐變革後所遭受之衝擊與所採取之對策，作一綜合性之析述於後。

二、意識形態的衝擊與回應

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固然有其內在自發性政經因素，然當時的國際環境——冷戰的氣氛、對立的意識形態與古巴所處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却成爲促使古巴革命質變的重要外在條件。換言之，古巴的革命本質之所以由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轉變爲社會主義（古巴的「社會主義」內涵係統攝「馬克思列寧主義」、「馬蒂主義」和「蓋瓦拉精神」之「卡斯楚主義」），實受當時客觀之國際環境的影響。因此，意識形態迄今仍是古共政權爲鞏固其統治、統一其全民之意志，以及保衛其「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所強調之必要工具。所以，卡斯楚爲增強其威權統治，已將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闡釋爲古巴革命之「一體的兩面」，乃至視之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共生體」。^②

故當戈巴契夫在蘇聯推動「開放」、「重建」及對外採取「新思維」（或稱之爲「外交新哲學」）路線時，卡斯楚爲貶抑蘇聯的改革，鞏固其政權及安撫古國民心，曾多次多方向國內宣示：無論國際局勢如何變化，社會主義集團是否將會完全解體，古巴仍將繼續建設社會主義；無論如何，縱令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真的垮台或自世界的地圖上消失，古巴也絕不會放棄它自己所選擇的革命之路——社會主義建國之路。^③

卡斯楚更進一步地爲其爲何須堅持社會主義革命信念而拒絕向蘇聯及東歐諸國所採取的改革路線學步，提出如下的幾項理由：

（一）蘇聯的改革係清除「史達林主義之遺毒」；蘇聯之所以必須進行改革，係在其七十年的革命過程中犯了史達林主義的

註②

爲利於統治及控制，卡斯楚慣常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連結爲一，將國家安全與政權危機結合爲一，並將其個人安危與革命成敗視爲一體。此一統治邏輯，是卡斯楚三十年來控制古巴政局之有效工具，也幫助卡某渡過多次的難關，而今依然須加強調之。所以，卡斯楚於一九九〇年三月份在古巴「全國大專學生聯盟」理事會上向學生們重申：社會主義目標即古巴的革命目標，也是古巴人民的共同目標。

註③

卡斯楚於一九九〇年的「七·二六運動」大會上向「革命廣場」十萬群眾所發表之演講，用以強調他一向所堅持的主張。請參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Oct. 22, 1990, pp. 211~212。

嚴重錯誤。而古巴革命迄今僅三十年，從未出現史達林主義，故未犯類似之錯誤，何須向蘇聯學步。^④

(二)東歐諸國背離社會主義；東歐諸國的政經改革，已完全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徹底地向資本主義靠攏。而古巴爲了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建國目標，堅決反對引進任何帶有資本主義氣息的政經措施，因爲古巴早在一九七六至八六年的十年改革期間，^⑤曾深受資本主義腐蝕之害，並嚴重的違背了社會主義所揭櫫的「公平主義」和在革命過程中所已建立的「新社會價值觀及人生觀」。^⑥

(三)古巴所處的地理位置：古巴距離北鄰美國帝國主義只有九〇英里，爲了維護國家安全，古巴不可貿然進行改革，以免自亂陣腳，爲敵人製造入侵及爲邁阿密的流亡分子提供返國搗亂的機會。

(四)古巴須走適合本國國情的道路：古巴不應跟著別的社會主義國家學步，以免重蹈別國今後再度犯錯而又須走上回頭路的覆轍，故當爲古巴如何完善社會主義，探索一條適合本身歷史文化的道路。^⑦

(五)堅持社會主義路線：古巴爲了民族尊嚴、獨立與自由，必須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嚴防資本主義制度的侵襲和外國資本主義者的剝削。^⑧

古巴當局之所以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及拒絕採取東歐式的政經改革，除了基於國防安全與政權穩定以及社會安定等之現實利益外，還有一個辯證邏輯的理由，即主觀的將社會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分開；將社會主義理念與實行社會主義的施政作爲分開；主張社會主義本身沒有錯誤，而錯在以史達林主義代替了社會主義，錯在當政者於革命過程中，在政策和施政手段上發生了偏差，產生了錯失，故須予以適切的糾正之，而非將社會主義棄之如敝屣。換言之，社主義制度依然完美無缺，而是實行社會主義的人把它踐踏了。^⑨

除了上述各項原則性與辯證性的理由以教育民衆外，同時也採取消極的措施以淨化媒體，消除國內外的雜音及統一內部的宣傳口徑。目前古巴當局雖然尚無法完全禁止人民收聽或收視由美國邁阿密所播放的馬蒂之音(Radio Marti)和馬蒂電

註④ 卡斯楚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向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所作之演講。見 *FBIIS-LAT-89-064*, April 5, 1989, p. 5。

註⑤ 關於古巴於一九七六至八六年的經濟改革，請參劉天均，「古巴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九卷，六期，民國七十九年三月，頁二一—三二。

註⑥ "Fidel Castro Begins His Own Cuban-Style Perestroika," *YA Havana*, Cuba, Oct. 24, 1988.

註⑦ "The Graying of a Revolution," *US News & World Report*, Jan. 9, 1989.

註⑧ *FBIIS-LAT-90-144*, July 26, 1990, p. 4.

註⑨ *FBIIS-LAT-90-187*, Sept. 26, 1990, pp. 6-7.

視 (TV Mart) 的節目，但已對蘇聯所發行的莫斯科新聞周刊及「史波尼克」(Sputnik) 月刊，則經常因刊載對古不利的言論而遭古巴政府以「言論不實」或其他「莫須有」的指控，予以沒收或停止銷售的處分。甚至有時直指莫斯科新聞的某些言論，時常傳播資本主義的優點、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美式生活方式及扭曲馬列主義理論和散佈蘇古關係不睦的不實訊息與反動性論調，其口吻比「馬蒂之音」更為惡毒。^⑩

另一項與淨化媒體相關的措施，則是古共政權利用節約之名，以行控制資訊之實。即有關當局於去年十月初宣佈：自該月份起，古巴全國每天只准發行一份日報——共黨機關報『格蘭瑪』(Granma)；另兩份日報則改為週報，其餘各種報刊則一律暫停發行。^⑪

嚴格的資訊控制是共黨國家一黨壟斷真理的慣用伎倆，對維護腐朽的意識形態固可產生一時之效，但人民對經社制度的評價，絕不會受官方的單向宣傳或說教的支配，而須視該制度在其實踐過程中是否適合人民普遍的需要，或能否為社會的最大多數謀取最大之幸福。

三、經濟困窘與紓解措施

東歐巨變對古巴影響最嚴重者是其經濟。古巴自一九七二年加入「經互會」後，其與東歐集團的貿易額便逐年增加，至一九九〇年初已佔其對外貿易總額的八五% (佔古巴總輸出額的八七%，總進口額的八二%)，^⑫其中以與蘇聯的比重為最高，約佔七〇% (一九七二年僅及五二%)，而古巴亦成為蘇聯的第六大貿易伙伴，佔蘇聯外貿總額的六%。^⑬所以，東歐諸國(含蘇聯)既是古巴(古巴、越南、外蒙三國被稱為「經互會」集團中的「發展中國家」或受援國)外來經援的施主，又是貿易上互通有無的重要對手國。古巴須將其國內所生產的蔗糖(佔總產量的三分之一強)、柑桔、鎳(佔四〇%)、烟草、甜酒等輸往東歐，再從該地區輸入所需之機械、穀物、紡織品、家電和石油等重要工農產品及燃料。由此可見，古巴與該地區諸國(尤其是蘇聯)經貿關係的密切，以及依存度之高。因此，東歐諸國一旦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發生變故，便會立即

註⑩ Jiri Valenta, "New Thinking and Soviet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3, No. 2 (Spring 1990), pp. 135-151.

註⑪ 古共機關報格蘭瑪於一九九〇年十月一日刊載：由於能源供應不足，紙張缺乏，必須採取此一應變措施，惟未說明何時可以恢復正常。見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s Caribbean*, Nov. 8, 1990, p. 2.

註⑫ "Fidel Holds Out Against Reform," *World Press Review*, May 1990, pp. 32-35.

註⑬ *Izvestia*, July 14, 1990, p. 5;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 17, No. 28, 1990, p. 15.

反應在其與古巴的經貿關係上。而且依存度愈高，其所產生的影響亦愈為嚴重。

故自東歐諸國非共化及蘇聯深化改革以來，古巴脆弱的經濟所承受之嚴重衝擊，^⑭可從經援與外貿兩個層面加以分析之如下：

(一)經濟援助：近十餘年來，古巴除每年自蘇聯獲取約十數億美元之軍援外，另每年可從經技援助和貿易補貼及「易貨交易」等各項目下，^⑮自蘇聯獲得四〇至五〇億美元之援額，約當於古巴年均國民生產毛額的五分之一，對古巴的經濟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然自去年（一九九〇）春季以來，其主要外援國蘇聯的國會已對蘇古現存的經貿關係提出質疑，並主張立即依平等互惠的原則予以檢討，重新釐訂對古的援助計畫。於是，蘇聯當局乃於去夏通知古巴，自一九九一年起（一九九一—九五年為古巴第四個「五年計畫」），將逐年減少對古巴經技援助的範圍和數量。而其他東歐諸國如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等亦先後分別通知古巴：解除與古巴的舊式經貿關係。^⑯至於將來是否重新建立經貿關係，則在未定之天。

(二)外貿關係：前已言之，古巴的對外貿易以「經互會」集團為主要對象。即該集團於去年元月初召開了第四十五屆理事會，會中通過一項決議案，規定自一九九一年元月起，將在兩年（一九九三年）後完全重組外，^⑰並同意各成員國間之交易

註⑭ 古巴經濟所呈顯之脆弱性有二：(一)制度性：在「經互會」所規定之「國際勞動分工」、「國際生產專業化」與「產業協作化」等條框框的限制下，迄今仍未改變其傳統之「以蔗糖為主體之單一農業型」的產業結構，雖然其工業發展已在蘇聯的支援下，略具規模。所以，一旦國際糖價下降，或出口市場萎縮（約三百萬噸須透過國際市場銷售，佔其總產量百分之三十左右），或遭遇天然災害時，便會對其整體經濟形成影響；(二)天然資源不足：另一項經濟弱點則是能源極度缺乏，其九五%的燃油須仰賴進口，一旦能源供應不及，則全國動力資源與生產事業立即受其影響。

註⑮ 此處所謂「貿易補貼」，係由下述兩種方式行之：(一)蘇聯以高於國際市價五至六倍的價格自古巴輸入蔗糖，如一九八九年的國際糖價每噸為二二〇美元，而蘇古依長期合約（一九八六—九〇年）所定之價格為每噸八五〇盧布（官方貿易匯率為〇·六盧布對一美元），約合一、四〇〇美元；而蘇聯每年自古輸出蔗糖為數四〇〇萬噸，佔蘇進口總糖量的三分之一強。(二)另一項貼補方式則是蘇聯以低於國際油價（石油的國際市價變動不居，約低於百分之三十，但有時相差無幾，如一九八八年的國際市價是）的方式，向古提供原油，每年供油量約為一、三〇〇萬噸，其中約五分之一的原油係超過古巴的實際有效需求，而被古巴以國際市價轉售，獲取差額利益，並因而換得二至六億美元的外匯。至於「易貨交易」，古巴從中所獲得的利益是：古巴往往以天災或歉收等為不可抗力之理由，拒絕如約交貨，乃將相關貨品私下投入國際市場以變現，換取所需之外匯。所以，古巴既是長年的人超國，又是歷次違約的「場外交易者」，從中獲得不少的「不當得利」。請參「Castro's Coming Crisis, "Confidential Foreign Report, Dec. 21, 1989, p. 1,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 14, 1990, p. 2.

註⑯ The Economist, Oct. 20, 1990, pp. 49-50.

註⑰ 「經互會」執委會於一九九一年元月初在莫斯科召開一次會議，除同意第四十五屆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外，並討論通過將在一九九三年前改組為一個新的經貿體系，擬命名為「國際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OIEC)，而該「組織」未來之協合作對象係以企業個體為主，並計畫加入歐洲或其他地區之經濟集團。請參 Michael Parks, "Comecon's Gone, But Bloc Will Live 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 7, 1991, p. 7.

行爲將自一九九一年元旦開始，須遵循自由市場的供需規律，不復以盧布爲支付的工具，而改以國際流通貨幣(hard or Convertible Currency)爲之。另則，蘇聯已於一九九〇年七月份正式知會古巴：自上述同一日起，不再以低價對古供應原油，但實際供應量將維持一九九〇年的交貨標準。¹⁸同時，也不復以超高價自古輸入蔗糖。¹⁹其他一切商品皆須以當年之國際價格爲議價標準，並以相關企業爲洽談生意之主體。²⁰

「經互會」貿易條件與蘇聯對古貿易政策的改變，已在古巴國內引起高度的關切，並自去年七月份宣佈進入所謂「平時緊急狀態」，且立即採取系列的相應對策，以達開源與節流之雙重目標，茲分述之於下：

(一)節約能源政策：在節約能源方面，古巴自去年六月份起便陸續宣佈各項限油、限電及關閉部份高消耗低效益的大型企業(以煉鋁廠爲例，每生產一噸鋁則須耗油二十五噸)。如對政府及公營企業單位減半供應油電，對私人交通工具及家庭用油電削減三〇%，並實施嚴格之配售制度；²¹如將位於辛佛谷(Cienfuegos)之煉油廠和摩阿(Moa)的煉鋁廠予以停工；²²並計畫派出各部門專業人員前往各企業單位檢修一八四項生產設施，如煉鋁、煉鋼、煉油、製糖、水泥、水利、冷凍廠等之陳舊設備，估計於徹底檢修後，每年將可節省燃油二十萬噸；²³此外，已準備將二十至三十萬頭牲畜投入農業部門，供作動力及交通工具，並自中共購入腳踏車五十萬輛以代步，以及引進兩座各年產十五萬輛同類單車之生產設備。²⁴

尤有進者，古巴現正準備推行一項「克難運動」，企圖藉此運動挽救經濟危機，使古巴在這股經濟逆流中創造出一個屬於「卡斯楚主義」的「哈瓦那模式」，即選擇一個位於哈瓦那西部的聖克里斯托巴(San Cristobal)小市區，作爲一個自

註¹⁸ 近年來，蘇聯每年對古之原油供應量爲一、三〇〇萬噸，而一九九〇年的供應額減少了三〇〇萬噸，曾立即引起古巴的能源恐慌。而今蘇聯雖答應一九九一年之供油量將維持去年之標準，但蘇聯的油產量已連年下降，屆時難免不以產量不足爲由，對古再次減少供應。據稱：由於生產設備陳舊，投資額下降，蘇聯一九九一年之原油產量將較一九九〇年之五億九千五百萬噸(一九八九年爲六億一千萬噸)減少八%至九%，其出口額亦將隨之下滑(一九八九年之出口額爲一億二千七百萬噸，次年則爲一億噸)。請參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27, 1990, p. 11; Feb. 1, 1991, p. 11。

註¹⁹ 惟據蘇古於一九九〇年底所簽訂之一九九一年雙邊貿易協定所載：蘇聯該年度自古輸入蔗糖仍爲四〇〇萬噸，每噸售價爲五二〇美元，仍較國際市價爲高。請參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Feb. 7, 1991, pp. 6-7。

註²⁰ 蘇古之間的交易商品共計七百種以上，其中除石油、蔗糖和鋁等三項重要大宗物資之進出口仍由雙方政府有關部門以合約方式供應之外，餘均由企業單位(蘇聯已核准二五、〇〇〇家廠商)可以辦理進出口業務)，政府除對某些列管商品核發許可証外，不再予以過問。參 Alan Tomlinson, "Cuba Faces Reality As Russia Trims Aid Life Time," *The Times*, July 12, 1990。

註²¹ 關於配額用油電之細部措施，可參 *FBIIS - LAT - 90 - 197*, Oct. 11, 1990, pp. 4-6。

註²²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 30, 1990, p. 2; *Newsweek*, Oct. 8, 1990, p. 36。

註²³ *FBIIS - LAT - 90 - 107*, June 4, 1990, p. 2。

註²⁴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s Caribbean*, Nov. 8, 1990, p. 2; *FBIIS - LAT - 90 - 198*, Oct. 12, 1990, p. 4。

力更生的「經濟社區」試驗點，讓區內七萬多居民充分利用其現有之工農資源與公共設施，²⁵以達自給自足之經社目標。此類似毛式「公社」之克難樣版，其未來之成敗機率，也可從毛的「三面紅旗」中找到預期的答案。

由於厲行節約能源、外匯嚴重短缺、²⁶投資額下降、原材料供應不足，以及部份工廠被迫減產或停工，古巴的經濟情況自一九九〇年的第二季度已呈現每下愈況的現象，使去年全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較一九八九年滑落了五%，出現負成長。²⁷據西方經濟專家估計，今年（一九九一）的經濟情勢將更為悲觀，是古巴自一九五九年以來空前蕭條的一年，且不會是絕後不利的一年。²⁸

(二)在開發財源方面：面對國內外的經濟困境，古共政權現正採取如下之積極開源措施以為因應：

1. 加強發展觀光事業；位於加勒比海上的島國古巴，擁有兩項寶貴的觀光資源。其一是自十六世紀以來由西班牙殖民者所遺留之歷史性、藝術風味頗濃的傳統建築；其二則是那碧波萬頃、椰林成蔭的金色沙灘，在風和日麗的海洋氣候下所噴發出的誘人氣息和浪漫情調。這兩項人文與自然景觀的結合，便形成古巴得天獨厚的豐富觀光資源。古巴現正與西班牙、義大利、西德和加拿大等國進行聯合投資，開發觀光事業。²⁹計畫在一九九二年前擴建百分之六十的旅行設施，為古巴增加二十萬個就業機會，使外來的遊客人數逐年增加百分之一〇·一（一九八八年觀光人數為二十五萬人次），外匯收入之年增率為一七·三%，其一九八九年之年收益在兩億美元以上。³⁰

2. 發展生物科技（Biotechnology）：古巴的傳統工業雖然落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某些拉美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等），但在教育、衛生及生物工程方面，却有極為突出的表現，而且成績斐然，³¹尤在遺傳工程（genetic engi-

註25 聖克里斯托巴市區內現有兩座年產十三萬噸之製糖廠，廠內工人正研究如何以木柴、煤炭取代石油；現有農業合作社十四所，醫院一所，而醫師們亦正在研究各種草藥及自製衛生器材以代替進口物品等。見 *FBIIS-LAT-90-115, June 14, 1990, p. 3.*

註26 古巴在一九八九年年底的外匯存底為八、七九〇萬美元，而一九九〇年第三季僅存四、〇〇〇萬美元了。見 Charles Lane, "Brezhnev, With a Beard," *Newsweek*, Aug. 6, 1990.

註27 在一九八六至八九年間，古巴的經濟成長已疲弱不振，每年下滑〇·八%，其同時之勞動生產力下降二·五%，但政府的預算赤字却在同期內增長了四·五倍，貿易赤字年增十多億美元。此外，迄一九九〇年已累積西方外債三〇億美元，另欠蘇聯債務一五〇億盧布（約合美元二五〇億美元，以官定匯率計之）。見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 8-14, 1991, pp. 10-11; Carmelo Mesa-Lago, "Countdown in Cuba," *Hemisfile*, Mar. 1990, p. 6.

註28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Jan. 17, 1991, pp. 6-7.

註29 "Reassessing Soviet Aid to Cuba," *The Current Digest of Soviet Press*, Vol. 17, No. 28, 1990, pp. 15-16.

註30 *FBIIS-LAT-90-134, July 12, 1990, pp. 4-5.*
在教育方面，六至十六歲少年的在學率為九二%，全民識字率高達九八·五%，為西半球之冠。在公共衛生方面，一至五歲嬰兒的死亡率為千分之一·八，人均壽命為七十五歲，較其他拉美國家為高。

neering) 和醫藥衛材這兩個項目中獲得優異的成績。如去年曾向巴西輸出腦膜炎疫苗、B型肝炎疫苗及監測愛滋病毒的藥物和電子診斷器材等，價值在一億美元以上；而今年則將擴大此類產品的輸出，如計畫向蘇聯輸出總值八億盧布之醫藥衛材；預計今年之輸出總額將突破十億美元，成為古巴外匯的重要來源之一。³²

3. 提高農牧業生產：古巴的農業既受以往殖民地經濟型態的影響，又受「經互會」經濟政策的制約，故迄今仍以發展蔗糖為主體，其種植甘蔗的面積約佔全國可耕土地的三分之一，餘則以種植業為重點，如咖啡、烟草、柑桔等，因此，糧食生產不足，年需進口三個月左右之食品，以維持一千萬以上人口之消費。去年因自蘇聯進口之麵粉與穀物未能如期交貨，曾立即在國內引發供需失調及相關物價的波動，並須嚴格實施配售措施（目前所有民生必需品均實施配售）。³³

古巴政府為紓解此一問題，已將自工業所裁減之人力（約二至三萬人），自安哥拉所撤退之部份軍人（至一九九一年七月將達五萬人）、城市過剩人口及志願參與勞動的青年學生們，遣往農業部門，以加強農糧生產，減少對蘇聯的依賴。³⁴

4. 拓展多元外貿關係：面對東歐集團的快速變革與「經互會」組織之行將解體（波蘭、匈牙利與捷克等已決定不再參與「經互會」解組後之任何相關性新組織），³⁵古巴政府首先加強其與中共、越南和北韓等亞洲社會主義政權間的經貿關係。如上所述，自中共進口腳踏車及引進整套生產設備等，使其雙邊貿易總額自一九八八年的三億美元增至一九九〇年的五億美元，而中共也將是古巴蔗糖之第二大買主。³⁶

其次，古巴現正與拉美諸國如墨西哥、委內瑞拉、厄瓜多爾、阿根廷和巴西等加強經貿關係，如擴大對巴西的藥品及衛材的出口，自阿根廷進口穀物以平衡對蘇聯的依賴，而阿國自一九八三年以來，一直是古巴之重要貿易伙伴。據估計，古巴與上述拉美諸大國之貿易總值，在一九九〇年已達十五億美元。³⁷然古巴在拉美地區發展經貿關係之前景並不甚樂觀，因為彼等之工農產品多屬同類同級之物，其互補性較小；同時，拉美諸國因債務纏身，而古巴則外匯短絀，彼此購買力弱且市場有限，在互相競爭擴大出口的前提下，貿易關係不易順利開拓。尤有進者，當前拉美地區現正加強區域經濟整合，其原已存

註32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30, 1990, p. 3; Newsweek, Aug. 6, 1990, p. 27; FBIS-LAT-90-216, Nov. 7, 1990, p. 8。

註33 The Economist, Jan. 26, 1991, p. 33。

註34 FBIS-LAT-90-214, Nov. 5, 1990, p. 1。

註35 波、匈、捷三國在今年（一九九一）二月二十五日於布達佩斯簽署終止「華沙公約」（自三月三十一日起終止軍事組織）時，附帶宣佈：不會參加「經互會」解體後之任何相關經貿組織。見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 26, 1991, p. 1。

註36 Charles Lane, op. cit.; FBIS-LAT-90-198, Oct. 12, 1990, p. 4。

註37 Gillian Gunn, "Will Castro Fall?" Foreign Policy, No. 79, Summer 1990, pp. 132-150。

在之各種地區性經貿組織、共同市場等，均將古巴排斥在外，而今古巴雖屬「拉美經濟委員會」(ECLA)與「拉美經濟體系」(SELA)二組織之成員國，但欲從「經互會」脫身後，再以「局外人」身分擠進拉美經濟圈，恐需相當時日。而另一相關理由則是它與美國的關係，近期內尚無打開僵局的可能，若由布希所倡議的「美洲企業計畫」(Enterprise for the American Initiative)能够付諸實現，則古巴在拉美的經貿發展前景將益為黯淡。³⁸

四、政治壓力與肆應之道

嚴峻的經濟情勢，固然已對古共政權形成沈重的壓力，惟實際上受害者仍是千萬的古巴人民。而政治性的衝擊則可能對卡斯楚政權產生立即的「骨牌效應」，將其推向政治的風暴邊緣。所以，老謀深算而工於政治鬥爭且富於應付危機經驗之卡斯楚，早已洞燭機先，便在一九八九年夏即為預防此類「效應」作了周詳的計畫，以期防患於未然。另則已就體制內的黨政改革，進行過審慎的研究與策劃工作，希望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達成安撫民心與鞏固政權的目的。今就古巴所採預防措施與籌謀黨政改革兩項對策，分述於下：

(一) 防制性措施：在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九年春訪問哈瓦那時，古共的少數領導幹部、知識分子、學生和留蘇之技術官僚以及政治異議人士等，曾主張敦促政府仿效蘇聯的改革模式，在社會主義體制內推動漸進之政經改革，但遭卡斯楚以「戈巴契夫改革政策將危及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為由，³⁹用恐嚇的手段將這「以蘇為師」的改革呼聲，予以壓制。繼之則對異議分子大加撻伐，將彼等逮捕入獄。如以反革命及危害國家安全之罪名，將「民主整合運動」(Democratic Integrationist Movement)和「古巴人權黨」的成員分別予以判處六個月至十二年的徒刑。⁴⁰

另則在政府及軍中進行整肅，以加強法治與重振綱紀為理由，對少數桀傲不馴的高幹與將領，予以無情的摧殘，而將當年曾在安哥拉擔任古巴「國際遠征軍」指揮官的奧喬阿(Arnaldo Ochoa Sanchez)少將和另三名校級軍官，以包庇走私販毒之罪名而分別予以處決或治之以重罪，以達間接清除異己之目的。⁴¹另則將內政部(特務機構)的頭子阿布蘭法(José

註38

古共的機關報格朗瑪曾就布希所提之「美洲企業計畫」發表社論稱：布希企圖將一項新的門羅主義推行至經濟領域，以新的殖民主義去斷送拉美各國所爭到的主權，是北方經濟強權企圖干涉南方經濟的新干涉主義。見 *Granma*, July 5, 1990, p. 6.

註39

The New York Times, Apr. 1 and 5, 1989, and Aug. 6&6, 1989 respectively.

註40

FBI - LAT - 90 - 121, June 22, 1990, p. 2.

註41

據稱彼等曾與蘇聯之KGB人員過從甚密，而奧喬阿將軍在古巴之聲譽頗高，對卡家政權構成潛在性威脅，因此乃遭卡斯楚之忌而落此下場，請參 Julia Preston, "The Trial That Shook Cuba,"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 7, 1989, 24-31。

Abrantes Fernández 阿某為古共政權第三號人物，僅次於卡氏兄弟二人）及其副手多人，以失職之罪，逮捕下獄或解除職務，而代之以卡斯楚的親信——柯羅梅（Abelardo Colomé Ibarra）少將，為卡家掌管了這部控制機器。

另一項與整肅內部有關的事實，則是古巴共黨及共青團的清洗工作。古共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九〇年十月中旬，以精簡領導機構為名，對書記處進行了一次細風和雨的局部整肅，將兩名與卡斯楚政見相左的書記瑞斯凱特（Jorge Risquet Valdés）和佩雷茲（Sergio Pérez Lezcano）及部份相關之黨工人員數十名，自書記處清除出局。^{④2}同時，也對共青團內部之不穩及不忠分子，以及對卡斯楚搞個人權威及個人崇拜持批評態度者，均予清洗之。^{④3}

此外，卡斯楚為了加強對古巴社會的控制，乃選派巴蒂斯達（Sexto Batista Santana）將軍掌管「革命保衛委員會」（CDR 這是一個無孔不入的社會控制組織，在社會各角落裏遍佈著「街坊委員會」，負責監督群眾和宣達政令等工作），進一步增強對社會群眾的監控和動員。^{④4}

（二）黨政改革之籌劃：在外來衝擊與內部壓力紛至沓來之際，古共領導階層已深深體會到：非推行某種程度的體制內之政經改革，將難以應付內外變局及不足以振奮民心士氣，更無以挽救搖搖欲墜之社會主義。遂決定於召開古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夕，在全國各地發動一場全民「大鳴大放」運動，令人民就黨、政、經、社各層面應興應革之問題，提出檢討與建言。今從各地「人民建言大會」、各級黨政機關檢討會議以及古共中央所發表之相關「公報」等分析之，此項全民「鳴放」運動之主題——亦即古共「四大」可能討論之主題，同時，亦將是古共政權可能計畫進行改革之主題，包括：

1. 黨務革新：組織精簡、幹部政策、黨工目標及領導幹部產生方式（選舉代替委派）等；
2. 黨政關係：對黨政關係的檢討，黨政分離的探討，以及黨、政、群三角關係在社會中之依存程度與反面效應等相關問題；
3. 思想重整：加強對「糾偏運動」、保衛社會主義、政經困境之成因等的正確認識與再認識，以及對社會主義建設之肯定與對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的批判等；
4. 對行政體系之監督：為防範經濟犯罪及嚇阻幹部貪墨玩法，擬加強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對各級政府之監督權，以

註④2

古共中央書記處原為書記七人，今改為五名，另將十九個部會削減為九個，中央委員會之黨工幹部因而被裁減者達五〇%，請參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Caribbean*, Nov. 8, 1990, p. 4; *The Economist*, Oct. 20, 1990, pp. 48~49.

註④3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1990, pp. 34~38.

註④4

Susan Kaufman Purcell, "Cuba's Cloudy Future,"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0, pp. 122~123.
東歐變革後的古巴政局：衝擊與回應

及各級檢偵單位之探查功能等。^{④5}

從上述各項討論內容及其所涉及之相關問題觀之，東歐集團的政經改革乃至非共化，對古共政權確已形成強烈之衝擊，但在今後之政經改革進程中，仍將堅持下述各項既定之原則：

1. 繼續奉行社會主義並肯定社會主義制度之優越性及其在古巴實施過程中所獲致之成效；
2. 堅持古共一黨專政，並否定西方之民主制度；
3. 一切改革措施須在社會主義體制內行之，並且是爲了完善社會主義制度；
4. 意識形態的維護仍高於經濟利益，但不排除適度的經濟改革，惟仍反對採取自由市場及相關機制。

五、結 論

東歐變革對古巴政、經、社及意識形態雖已形成強烈的震撼，然終未出現如東歐集團之失控局面，亦未在內外壓力下向「非共化」的趨勢發展。那麼，古共政權之所以能履險如夷而安渡難關，且堅持實行社會主義之關鍵何在？除了前述之應變措施與處理危機的能力外，再就其他因素析陳如下以代總結。

(一)與東歐諸國的差異：東歐的共黨政權均屬二次大戰後蘇共「革命輸出」的產物，故被東歐人民視之爲國際共運與蘇聯擴張政策所建立之附庸。而古共政權則是卡斯楚領導「七·二六運動」所建立之獨立政體，雖在美國的威脅與蘇聯的誘導下而蛻變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仍具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結而爲古巴人民所支持，此其一；其次，古巴國內缺少自發性的反共力量與自由思想，如波蘭之「團結工聯」、匈牙利之「民主論壇」、東德的「新論壇」、捷克的「公民論壇」和保加利亞的「人民力量論壇」，以及天主教會與東正教會（路得會）的支持及鼓勵。如今，古巴境內雖有天主教會的存在，並有十數個人權團體，如「古巴人權黨」與「民主整合運動」等，但彼等既乏橫的聯繫，又缺活動空間；既無群眾基礎，又時遭卡斯楚的無情摧殘，故迄今尚不足以對古共統治形成一股抗爭或左右政局的力量，此其二；^{④6}其三則是古巴的知識分子或社會菁英階層，率多出亡海外，目前仍留國內者雖多對古共一黨專政及卡斯楚的威權統治不滿，但仍主張須從民族主義立場去考量民主與自由等問題，甚至認爲民族獨立的價值仍當高於一切。此一民族主義情結正爲卡斯楚所利用，以之作爲其維持社會主義政權的工具。尤有進者，甚至連反對卡斯楚的異議分子（包括流亡邁阿密的反共人士）亦率多主張以緩和的方式誘使卡某採取改革政策，而不願以急進的手段去推翻古共政權，以免招致更爲嚴重的政經危機，貽害古巴人民。

^{④5} FBIS-LAT-90-122, June 25, 1990, pp. 5-10; FBIS-LAT-90-135, Oct. 9, 1990, pp. 3-4.

^{④6} 關於古巴的人權狀況及其活動，請參 The Guardian, July 27, 1990; The Sunday Times, July 29, 1990; FBIS-LAT-90-121, June 22, 1990, p. 2.

(二)拉美政經環境的影響：自八〇年代初以降，拉丁美洲的民主化進程尚稱順利，甚至連尼加拉瓜也在一九九〇年春舉行了大選，從而結束了桑定解放陣線的十年統治，唯獨古巴仍然維持古共一黨專政和卡斯楚一人威權統治。拉美的民主化及要求卡斯楚效法皮諾契特以公民票決方式決定其去留的呼聲固然對古共政權形成外在壓力，但基於血濃於水和反對干涉主義的民族情結，拉美各大國非但未對古巴施加壓力或予以孤立，反多給予同情。目前，已有十七個拉美國家與古維持外交關係，並主張古巴應重返「美洲國家組織」，而且支持其擔任聯合國安理會之非常任理事國席次。⁴⁷此一外在形勢對古巴在面臨東歐巨變衝擊時仍能維持一個相當安定的局面，亦具正面意義。

另在經濟層面，古巴經濟情況雖然不佳，而今又遭東歐劇變之影響，可稱雪上加霜，但與近數年來飽受巨額外債摧殘的其他拉美諸國之經濟生活情形相比，毫無遜色，甚至較優（詳後），而不像東西歐人民生活水平相差之懸殊，故不易因此引發古巴人民對古共政權之強烈不滿。

(三)古巴內部的穩定條件：古共政權在東歐狂飆侵襲下之所以仍能屹立不墜，尚有其內在的幾項穩定條件。其一是由民族主義所衍生的全民危機意識與愛國情操，⁴⁸以及因傳統歷史文化所產生之民族認同感；其二則是三十年來的「社會主義建設成果」：教育普及率（六至十六歲的在學率為九二%，識字率高達九八·五%，名列西半球之冠）、公共衛生（人均壽命為七十五歲，五歲以下嬰幼兒死亡率為千分之一二·八，為拉美地區之最低）、社會福利政策及人均個人所得（其一九八九年之人均所得為二、六四四美元，在拉美諸國之林中，屬中上水準）等，以此激發人民「飲水思源」之心，共渡一時之難關；其三則當數卡斯楚之個人領導魔力、不懈之工作熱忱（據稱彼每日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堅毅不拔之反干涉主義，以及在國際間為古巴所贏得之聲譽等，均為五〇及六〇年代古人所尊崇，雖然在革命後之新生代（約佔古巴人口的四〇%強）的心目中已失去其偶像的地位。

最後，將來可能影響古共政權的幾項重要變數，則是：美蘇之間對古巴政策的安排，如蘇聯是否將終止其對古的軍事支授與承諾，以換取美國對古關係正常化之回應，⁴⁹此其一；其次則是東歐諸國改革政策之成敗，將對古國上下提供相關資訊；其三將是古共在「四大」後所採取之體制內改革措施，是否適合人民之最低要求及能否足以解決現存的政、經、社會問題。

民國八十年三月八日脫稿

注47 *FBIIS=LAT-909-161, Aug 30, 1990, pp. 3-4*

注48 古巴人民的危機意識與愛國情操，在抵禦外侮的動員行動中，充分表現出來。如一九九〇年五月初，當美國在古巴外海進行代號「海洋冒險」與「全球之盾」的海空軍事演習時，古巴立即動員軍民五十餘萬，投入「古巴之盾」的防衛演習，以捍衛國土。

注49 蘇聯將循緩進的方式，逐步改變其與古巴的戰略關係與軍事承諾，甚至可能在背後與古巴海外流亡人士進行接觸，探尋彼等願與卡斯楚政權妥協或如何分享政權之意圖，請參「The Great Step Backwards」, *L'Express, Nov. 28, 1990*。另關於美國之對古政策，現分兩派：白宮主政者及共和黨人士多主張對古採取強硬立場，迫使卡斯楚首先改善人權狀況，並實施民主開放，再行與之關係正常化；另派以民主黨國會議員為主，認為應對古採取寬容之不干涉政策，以政治手段誘使卡斯楚進行政經改革，較適合美國之長程利益，請參 Gillian Gunn, *op. cit.*